

讼师，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不可忽视的角色。然而遗憾的是，在汗牛充栋的法文化研究成果中，学界对讼师的关注少之又少。本期国学讲座，邹鲁军再次讲述——

古代讼师的进步性与落后性

■文/本报记者 许珂 图/本报记者 黄沫



邹鲁军



维护权益的需要而存在的，它不但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代民主的进程，而且对古代的法制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其另一方面看，因为这一职业不但不能够得到官方和社会主流价值的承认，反而被倍加指责和打击，更谈不上有什么行业管理或职业道德与纪律，这就难免使其陷入鱼肉百姓、架词越告、欺压良善的恶劣行为怪圈中。

讼师在古代法律中充当了重要作用角色

诉讼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下位概念，讼师文化又属于诉讼文化的范畴。

因此，讼师文化可以定义为：在以专制集权为核心的中华封建法律体系下，讼师群体在运用法律知识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包括讼师行为文化、讼师物质文化、讼师制度文化和讼师精神文化。

那个时候，讼师是封建专制权力结构的附属物，其不具有合法的资格，在诉讼活动中也没有合法的地位，不能公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充当诉讼辩护人或代理人。他们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专职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只能代人撰写诉状，解答有关法律问题，并没有发展到一种为社会广泛认可的公开职业。”邹鲁军说。

一方面，官府既痛恨又不得不倚仗讼师。儒家文化强调息讼，而讼师常常“挑词架讼”，价值观的对立使得讼师在官府眼中是“教唆讼、拨弄是非”者，讼师也因此备受主流社会的垢病，常被讥为“讼棍”。虽然历代统治者在基本法典上规定了禁治讼师的法条，《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例》和《大清律例》中皆有相应的条款，但又承认“书铺”的合法性，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讼师来解决纠纷，平息事态。所以，讼师总是禁而不绝。

另一方面，民众既离不开又讨厌讼师。由于被社会厌弃，导致不少讼师开始放弃自己的原则，变成唯利是图的小人，使得百姓更加厌恶他们。虽然百姓有时勉强尊称其为讼师、“大状”，但却常常用教唆讼、颠倒是非、舞刀弄笔、架词越告、打点衙门、串通吏蠹、诱陷乡愚、欺压良善、恐吓诈财等贬斥之词来描写和形容他们的行为。而在被卷入讼事当中之后，不少百姓又不得不请求讼师帮助自身维权。

其实，讼师在古代法秩序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应社会民众

的权力集权体制造就，并逐步灌输到了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法制文化。在这种文化传承里，根本就不承认讼师的辩护是一种崇高的工作，更谈不上对这种辩护工作悉心呵护，这导致讼师从事辩护工作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

那么，讼师文化的内涵又有哪些呢？

其一，讼师的精神文化。该种文化是讼师群体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和精神成果。讼师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解决法律实践问题，是讼师文化的核心。其主要通过讼师价值理念表现出来，包括讼师价值观、讼师精神、讼师理想、讼师道德、讼师哲学等几个方面。

其二，讼师的行为文化。这种文化是讼师群体在一定行为规范的制约下，在法律实践中产生的、以人的行为为形态的实践文化。讼师怎样从事法律实践问题，是讼师文化的外显，主要通过讼师行为规范表现出来。如，为确保诉讼得胜，讼师要对讼事进行谋划。谋划的主要环节是精心拟写诉状，以求通过状词达到获胜目的。因而有的讼师，竟调唆求助者制造某种假象或事端，以改变情节或渲染案情而加强状词的说服力，使其诉讼获胜或逃脱惩罚，等等。

其三，调解也是讼师文化的重要内容。调解息讼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历代官方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提倡调解。然而，调解也易产生弊端，即在客观上为乡保和衙役滥用权力提供了机会。当事人为了避免乡保和衙役的鱼肉，也为了争得合理的调解结果，于是便委托一些声望较好的讼师为中间调解人。

其四，讼师还可以教习诉讼，这在宋朝成为常见的现象。应该说，法律知识得以普及，也有讼师的功绩。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高自立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高昂的革命斗志，从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和率部参加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到后来参加红军长征转战延安，他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高自立一生克己奉公，崇尚勤俭，作风清廉。高自立先后两次写信对老家患有严重残疾的女儿说：

“馥英女儿，二十多年没有写信给你，也无法照顾你的生活，原因是环境不好，写信给你，反怕害了你，寄钱又怕被国民党没收。现在我县（注：家乡原萍乡县）解放了，故可通信。本来父亲可调江西省工作，不料得病，故没实现。现在国外治疗，病况好了许多。如有机会，我可能回老家一趟，或者要你母亲回家接你来我处……”

“吾儿现已年过二十，不知已婚

否？如未结婚，暂时可不结婚，我拟送你入学，求得一项专门技能，以便能在生活上自立……”

高馥英虽未曾与生父谋面，但在父亲书信中汲取到强大力量，始终牢记父亲叮嘱，自强自立地生活。1983年8月，她在弥留之际，嘱咐儿子高跃萍将这两封家书及父亲生前用过的指南针、放大镜、钢笔等遗物捐献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当时纪念馆曾提出给报酬，被她拒绝。她说，父亲穷尽家中的一切支持，参加革命，儿女们不可能拿父亲的遗物去换钱，否则就对不起为党国尽忠的父亲。

传承家风，服务社会

高自立的家风就是廉洁自律，一心为公。这个良好家风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高家人。他们自强自立，从来不用高自立的影响谋利，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从未向组织伸手提要求。

高自立的妻子杨竞成在丈夫因病离世后，听从丈夫生前嘱咐，坚决拒绝组织提供帮助，执意回到萍乡农村，做一个普通农民。上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省长邵式平专程从南昌到萍乡看望杨竞成，并再三劝说杨竞成举家搬迁到省城，但都被杨竞成婉言谢绝。杨竞成一直带着行动不便的

女儿高馥英在农村生活，后来，高馥英生育了两男一女，也用行动坚守着先辈高自立的自强自立精神。

高馥英的大儿子高建萍是高自立孙辈中唯一一个跳出“农门”的。1969年不到18岁的高建萍参军了，在部队当了12年的兵，多次立功。1982年从部队副连职干部转业，被安排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其爱人是市属企业下岗工人。无论是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一名法官，高建萍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从没想过要凭借爷爷的身份“沾光”，革命家庭给予他的荣誉感促使他努力学习发奋工作，“不能给爷爷抹黑”。

高馥英的二儿子高跃萍年过花甲，患有肾病，已动过2次手术，无法下地干重农活，且因治病背负6万余元债务。其独子高兆群外出务工时左手不慎被机器绞伤，落下了单手残疾。然而，多年来他全家从未向镇里反映他家困难状况，更未提出任何救助要求。夫妇俩常说：“我们虽过得艰辛，但始终牢记自己是革命的后代，精神永远不能倒，即便当农民，也应像爷爷那样，从容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困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跃萍和曾建华将祖母杨竞成解放初期建的木房改建为水泥楼房，但完好保存了那两扇写有“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楹联的木门，并将其重新安装在新居，意在提示后人要永远传承祖父高自立创立的良好家风，更好地服务社会。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吾儿现已年过二十，不知已婚

否？如未结婚，暂时可不结婚，我拟送你入学，求得一项专门技能，以便能在生活上自立……”

高馥英虽未曾与生父谋面，但在父亲书信中汲取到强大力量，始终牢记父亲叮嘱，自强自立地生活。1983年8月，她在弥留之际，嘱咐儿子高跃萍将这两封家书及父亲生前用过的指南针、放大镜、钢笔等遗物捐献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当时纪念馆曾提出给报酬，被她拒绝。她说，父亲穷尽家中的一切支持，参加革命，儿女们不可能拿父亲的遗物去换钱，否则就对不起为党国尽忠的父亲。

传承家风，服务社会

高自立的家风就是廉洁自律，一心为公。这个良好家风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高家人。他们自强自立，从来不用高自立的影响谋利，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从未向组织伸手提要求。

高自立的妻子杨竞成在丈夫因病

离世后，听从丈夫生前嘱咐，坚决拒

绝组织提供帮助，执意回到萍乡农

村，做一个普通农民。上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省长邵式平专程从南昌

到萍乡看望杨竞成，并再三劝说杨

竞成举家搬迁到省城，但都被杨竞成婉言谢绝。杨竞成一直带着行动不便的

女儿高馥英在农村生活，后来，高馥

英生育了两男一女，也用行动坚守着先

辈高自立的自强自立精神。

高馥英的大儿子高建萍是高自立孙

辈中唯一一个跳出“农门”的。1969年

不到18岁的高建萍参军了，在部队当了

12年的兵，多次立功。1982年从部队副

连职干部转业，被安排到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其爱人是市属企业下岗工人。

无论是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一名法官，高

建萍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从没想过

要凭借爷爷的身份“沾光”，革命家庭

给予他的荣誉感促使他努力学习发奋工作，

“不能给爷爷抹黑”。

说到底，古代讼师的进步性应略大于其落后性。讼师职业是中国传统

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等一系列制度的必然伴生物，是封建专制社会民主性因素不断进步的表现特征之一。这一职业的发展绝不是偶然式和零敲碎打式，作为正式制

度尤其是封建法律制度的补充物，讼

师其实始终在一种非正式制度形态存

在并不断壮大。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

使统治阶级的法观念和被统治阶级的

法观念统一起来，它的主要舞台是民

众和法律的边缘地带。

说到底，古代讼师的进步性应略

大于其落后性。讼师职业是中国传统

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

等一系列制度的必然伴生物，是封建专制

社会民主性因素不断进步的表现特征之

一。这一职业的发展绝不是偶然式和零敲碎打式，作为正式制

度尤其是封建法律制度的补充物，讼

师其实始终在一种非正式制度形态存

在并不断壮大。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

使统治阶级的法观念和被统治阶级的

法观念统一起来，它的主要舞台是民

众和法律的边缘地带。

说到底，古代讼师的进步性应略

大于其落后性。讼师职业是中国传统

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

等一系列制度的必然伴生物，是封建专制

社会民主性因素不断进步的表现特征之

一。这一职业的发展绝不是偶然式和零敲碎打式，作为正式制

度尤其是封建法律制度的补充物，讼

师其实始终在一种非正式制度形态存

在并不断壮大。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

使统治阶级的法观念和被统治阶级的

法观念统一起来，它的主要舞台是民

众和法律的边缘地带。

说到底，古代讼师的进步性应略

大于其落后性。讼师职业是中国传统

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

等一系列制度的必然伴生物，是封建专制

社会民主性因素不断进步的表现特征之

一。这一职业的发展绝不是偶然式和零敲碎打式，作为正式制

度尤其是封建法律制度的补充物，讼

师其实始终在一种非正式制度形态存

在并不断壮大。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

使统治阶级的法观念和被统治阶级的

法观念统一起来，它的主要舞台是民

众和法律的边缘地带。

说到底，古代讼师的进步性应略

大于其落后性。讼师职业是中国传统

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

等一系列制度的必然伴生物，是封建专制

社会民主性因素不断进步的表现特征之

一。这一职业的发展绝不是偶然式和零敲碎打式，作为正式制

度尤其是封建法律制度的补充物，讼

师其实始终在一种非正式制度形态存

在并不断壮大。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

使统治阶级的法观念和被统治阶级的

法观念统一起来，它的主要舞台是民

众和法律的边缘地带。

说到底，古代讼师的进步性应略

大于其落后性。讼师职业是中国传统

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

等一系列制度的必然伴生物，是封建专制

社会民主性因素不断进步的表现特征之

一。这一职业的发展绝不是偶然式和零敲碎打式，作为正式制

度尤其是封建法律制度的补充物，讼

师其实始终在一种非正式制度形态存